



是梦非梦是春天

□黄新忠

美好的愿望叫梦。但几十年精彩的生活告诉我,那些经历不是梦。

1978年12月底,我带着妻子儿子从插队10年多的农村回城进厂当了一名木工,月工资32元。我很高兴,一家三口有饭钱就足。春风已经到来,春暖花开的日子还会远吗?

只是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,这么突然。1980年2月里的一天上午,闲着在家的妻子为琐事和我拌嘴后,突然跑到厂里找领导告状,说我欺负她。中午下班时,我在厂门口遇见了厂党支部书记李志康。他是一个平易近人的“一把手”,虽然只有36岁,但工人们都亲热地叫他“老李”。老李笑着对我说:“你下班回家吃现成饭,还嫌什么焦饭。你老婆没工作心里烦,你还说她。你明天叫她来厂里上班。”我懵了,直怀疑自己是否听错。我和他无亲无故,不过是一个普通工人和厂领导的夫妻。我没向领导提过要求,连想都不想,这不是做梦吗?

回家告诉妻子,妻子阴沉沉的脸顷刻阳光灿烂,笑靥如花。她说:“真的?你不要骗我。”自此,夫妻俩成了双职工,心里说不出有多高兴!我希望一直这样下去,这就够了,知足了,直至退休。

谁想,1982年时,全社会“尊重知识,尊重人才”的强烈氛围点燃了我深埋心底久远的大学梦。于是进职工夜校补习,并拿到了电大报考登记表。可心里直打鼓犯愁:厂里同意吗?我把报名表放在口袋里10多天,也没想好如何向领导开口。

在这当口的一个星期日下午,我去理发店理发,竟神使鬼差地遇见了平素极少交往的老李。等他理好发,我硬着头皮对他说:“老李,我想考电大。”老李笑呵呵地说:“好啊,去考吧,争取考上。”老李爽快、真诚、明确的态度和答复使我大感意外:没有官腔、犹豫、推诿,只有阳光和温暖。我笑了,恍恍惚惚,想哭的念头都有,内心充满了无比的感动。我知道,我碰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,又碰上了一个开明的好领导。

同年5月下旬,我接到了朝思暮想的电大新生录取通知书,厂里

同意我带薪全脱产学习。那一刻,梦想成真,幸运之神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。

好日子过得快,转眼到了1985年,因城市快速发展扩大,妻子和儿子从农村户口瞬间转为城镇居民户口,妻子也从临时工转为正式工。上小学一年级的儿子从学校回来,高兴地告诉我们:“从今以后,老师统计农村户口的同学时,我可以不举手了。”

从此,生活静好,如“明月松间照,清泉石上流”,又如“东风夜放花千树,更吹落,星如雨”。愉快的心情更如“稻花香里说丰年,听取蛙声一片”。

2000年,妻子下岗创办家具城,我一口赞成,因为经商致富是她的梦想。当时,政府正在进行大规模商业企业改制,乘此东风,我们承租了一幢临街商业大楼。我们好像已经看到了希望的曙光。

成功走出第一步,我因上班,只能当顾问。而门市上销售、收款、组织送货等事务就落在妻子身上,但她毫无畏惧,干劲十足。早晨,她总是第一个去开门。为了收货款,她有时晚上摸黑跟车去农村客户家里,最远到海边来回80多公里,回家已是寒星闪烁,更深寂静。后来生意忙了,儿子辞职回来一起干。节假日,我也跑去帮忙装配家具、出样、发货……一家人干得有滋有味,有声有色。

经过一年市场磨合和大楼重新装修,家具城生意风生水起,一跃成为当地家具行业中的一匹黑马。第二年,又恰逢城市新的建设拉开大幕,生意更加红火。在冬天销售旺季,送货的电瓶三轮车经常在大门前排成长队装货,然后浩浩荡荡出发。这种势头一直延续到2012年家具城拆迁。

这10多年间,妻子的聪明才智得到发挥和见证,熟识的人都调侃叫她“陈总”。她有时也开心地自嘲“是金子总会发光”。我家的经济状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,从“一般般”升级为“还可以”,从全靠房产抵押贷款经营到还清贷款、一次性付款买房、买车、买门面房,给儿子娶媳妇,一家老小天天有说有笑,其乐融融。

回顾40多年梦幻般的幸福时光,我说:是梦非梦是春天。

故乡,是一个抽屉

□古剑

原本,我对已坐上轮椅、年近九旬的伯父,从城里的高楼回到留有其童年味道的故乡,竟然能再次立行,一直惊愕不已。余华说,故乡是一个神奇的存在,他罹患过一次严重的皮肤湿疹,百医不治,退到故乡,接载地气,数星伴月,竟然痊愈。

我希望,这个世界,真有哆啦A梦的时光机,可以从时光抽屉里退到从前。从前,有故乡,有奶奶,有年轻的父母。或许,也有《情书》里的借书卡,卡的反面画着初恋的头像。

眼前常常出现这样的画面:太阳落到西山,念书的孩子排着队,推推搡搡,转过村口坝头,便见了自家烟囱里的炊烟,印在蔚蓝的天际里,袅袅流动。这是那些年,刻在我心里最期待最温暖的“远眺”,甚至在羊肠小道上,能从炊烟的浓淡,闻到一天的“口福”。而母亲,便扛着锄头从田间冒回来,夹着满身的土味、草味、汗味,刚放下手里的大挎篮,鸡鸭鹅羊便撒野似的奔过来……

记忆就是这样的时光机,可以在某一时刻,也许是暮春的一个午间,有和煦的风,有柔软的光,不经意你取出一张白报纸,涂鸦了一个又一个奇怪的称呼:喜欢晒太阳的矮个子麻子奶奶,卖豆腐的高大的驼背爷爷,给你石蜡笔穿黄格子外套的羊角辫儿……童年里刻在时光机里的一个个模样,像黑白老电影的片头,从看不见的隧道里走来。他们的名字,大多淡去了,但称呼和样子都还记得的。如果,村子还在,回去定能一位一位地确指他们的屋所的。童年,蹿过他们屋后的池塘,爬过他们屋前的桃树,一定,一定也在他们没有上锁的厨房里,用乌黑的指头刮过碗底的甜酱。

数一数,白纸上竟然停留了45个带着这样形象的称呼,他们都住在一个村子里,一条小河的周边。

□朱江

续到1898年春。这段时间沪账房的员工从春裕成到杨树浦之间不停地来回。除了突击性地完成分机和转运任务外,筹集资金、购买物料和沟通海关是沪账房日常的主要工作。

大生沪账房一方面需要为大生纱厂集募,另一方面还要筹集大生纱厂的流动资金。早年的集募非常困难,以上海栖流所为例,其投资人股大生纱厂的规银1万两,还需要付给利息,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十(1898年3月31日),大生沪账房到保安堂送给栖流所该年的利息九八规元142.222两。鉴于集募数额不敷使用,短期高息借款是无奈的选择,如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九日(1898年8月16日),大生纱厂借源丰润两笔款,各九八规元5000两,归还期分别为九月底和十月底,利息高达每月一分二厘。

上海开埠后经济迅速发展,1850年代就取代广州成为全国的贸易中心。1895年《马关条约》签订后,随着外资和中资企业的不断设立,五金材料的进口也日益增多。大生纱厂对于通州是新事物,纱厂需要的物料,特别是五金材料,在本地无从获取,上海是最合适的供应地。大生沪账房最早的一笔购货交款,是光绪二十三年嘉平月念三日(1898年1月15日),付给万源洋货号的美洋574元。在大生沪账房的物料贸易对象中,还有威麟洋行、杨祥记、顺利、义昌成、老顺记等,其中老顺记是上海有代表性的五金供应商。1862年叶澄衷在虹口百老汇路口开设顺记洋货号,经营食品及船上五金杂货、洋油、洋烛、洋线等,之后业务不断发展,甚至从事小火轮的买卖。1876年又设新顺记洋货号于外虹桥百老汇路武昌路口,原顺记洋货号改为老顺记洋行。后来又在百老汇路武昌路口设义昌成号,樊斐任经理。樊斐是大生纱厂最早的六位董事之一,尽管很快退出筹办,但与大生纱厂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,在1907年大生纱厂老顺记股东会上被选为查账员,大生分厂首次股东会上被选为议长和查账员。

□巫乃宗

饮轰动中外,吸引了全国各地(如扬州、淮阴、镇江、无锡、苏州、上海、南京、广州、四川、湖南、山东、天津等地)菜点名师蜂拥而至。在那个时期,南通有平河亭、真月楼、聚宾楼、集贤楼、长兴馆、大华楼、万宜楼、中华园、新华园、江山餐室、品珍酒家、金门酒家、功德林、李桂记菜馆、万盛园、通济林、览余小座、春风得意楼、中公园、可口西餐馆等;点心小吃店有爱国村点心馆、孙炳记、金复兴、义顺和、姚义盛糕店、卫生粥店;淮扬点心店有四方春、四季春、四长三春、四和春;小吃店有丛永记、南茶房、潘文记等各种风味的菜馆。小吃点心店如雨后天春笋,相继开张,单420米长的南大街上就开张了饭店、菜馆、小吃摊店82家之多,成为中国近代最繁荣的餐饮群。厨师们各持所长,精工细作,讲究特色,争利于市。南通厨师兼收并蓄各地风味,博采各家精华,吸收外来养分融入自己的血液,使南通菜点增添了异彩新辉,创造了20多项“中国第一”和“世界第一”的



南通俱乐部(资料图片)

□杨谓

若无玄妙,则何以成书?君不见,那些春风得意、斩金夺银的书法作品,不过是一批没有感觉、花样翻新的“算子”罢了。

幻想之源

人们喜欢看彩色的画,因为彩色较素描更易制造出生动的效果,更易产生幻想。书法的墨色与素描相类似,但毛笔独有的“惟笔软则奇怪生焉”的特点,能令书法点线的变化神出鬼没,不可端倪,无疑也是造就生动、致人幻想的源头之一。

草性

王铎的大草书形、神、劲俱足,始终不作一行一笔轻过,唯《唐人诗九首》是个例外。此作一行之内,字与字之间牵丝多不断开,真如“一笔书”也;字法则随意颠倒,行的走向歪斜向右下,墨色常至极枯;点画有力能扛鼎者,亦多随风飘洒如风竿者。可用“最见草性”四字评此。草,此处作潦草、随意解,是草书之所以以“草”名之的原义所在;性,作性质、性情解,指书家最自然真实的个性、本色,是放松状态下人性的自然表露。最见草性即全无机心与矫饰,纯依天性,似拉杂而书,如水之漫流,如与熟人闲聊。人无癖不可交,书失性不足珍。真识书者知之。

功利

不要盲目排斥功利,功利是个人上进,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。所要警醒的是:以什么样的手段和方式去追求功利?

古人称书法为“玄妙之伎”,这是真正深得“书伎”三昧的人才说得出的话。书法的玄妙处,“伎”是次之的,美学意蕴的玄妙才是主要的。由于书法向外传达玄妙之美的意象常常是难以言传的,恍兮惚兮的,若有若无的,含蓄蕴藉的,玄奥形上的,所以大众审美以及某些高校的书法学者,也无视书法“玄妙”成分的存在,趋易避难。每论书法,不是简单地归类,就是粗暴地肢解,离书法艺术的本质愈来愈远,书法艺术所特有的丰富的文化美学信息,被撇扬得所剩无几。

春裕成时期的大生纱厂沪账房



1897年秋,大生上海公所迁出暂寓的广丰洋行,搬入天主堂街(现在的四川南路新永安路至延安东路段),具体地址为311号的春裕成,并改称沪账房,一直驻扎到1899年农历五月。这时期是大生纱厂筹建的关键阶段,沪账房把沪通两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,为大生纱厂的创设提供了资金、物料、人才的支撑,1899年5月23日,大生纱厂开纺,不久获得盈利,沪账房功不可没。

从位置上看,天主堂街位于华界和法租界交界处,大致在上海道署和江海关新关之间的中间位置,而且离海关的距离都不算远,比较方便与上海道和江海关沟通。大生纱厂尽管在筹备中,但沪账房作为企业的脸面,也承担集募的职能,地处不能过于偏僻。天主堂街靠近外滩区域,算是繁华市面,与洋行和钱庄打交道很便捷。何况比邻外滩,离码头很近,交通便捷。

选择租赁春裕成的房屋,与春裕成提供的办公条件有关。春裕成经营报关、客棧业务。报关是大生沪账房的重要事务,春裕成或许能助一臂之力。而客棧为大生沪账房的人员住宿提供便利,也方便南通方面人员来沪期间的逗留。张謇也曾春裕成留宿,张謇的日记记载,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(1898年10月14日):“抵沪,寓天主堂街‘账房’。”不仅如此,春裕成还经营餐饮业,提供生活上的便利,也是大生沪账房选择春裕成的原因。

1897年8月11日,张謇与盛宣怀签订《通沪纱厂合办约款》,约定双方各自领取2万余锭官机,各作价25万两,分别在唐家闸和浦东开设工厂。此分领、转运杨树浦的官机,成为大生沪账房的当务之急。大生纱厂纱机运往通州,一直延

张謇对中国烹饪革命性的推动

清末状元张謇,这位从阡陌田间走出通州,又回到通州创业的“农家子弟”(张謇嫡孙张绪语)一直视“民以食为天”为己任,用心血和智慧,力挽中国烹饪衰退之势,重振世界“烹饪王国”的风采。

在清政府濒临危亡、全国餐饮惨淡萧条之际,张謇回到南通围海造田,开垦食源,开辟海疆。1906年张謇在米兰世博会上第一次向世界宣示了神圣的中国海洋主权(含南海),并收回英国占领的花鸟山;他开发海洋机械捕捞技术,开掘水产资源;开启食品工业,他是将烹饪教育引进学校的第一人,也是组编中国首本《烹饪教科书》的发起人、组织者,他又是世界上最新模式宾馆的营造者。

张謇对南通烹饪文化寓意高远,以大发展、大开放的非凡卓识,率先在南通创办“有斐馆”“永朝夕”“桃之华”“南通俱乐部”四大宾馆,并从上海聘请淮扬名厨刘明余为主厨。当时,集饭店、客房、会务、社交、娱乐等多功能的宾馆,即便在欧美也很难见到。1922年,日本众议院议员鹤见佑辅在考察中国特别是南通之后,所写《破坏偶像期的中国》一书中对南通的宾馆有这样的评述:这里“一来提供社交的场所,二来提供旅行者泊宿”。东京也“没有这种俱乐部的生活方式。中国却以这样的形式,经营俱乐部是相当有见识的”。鹤见佑辅对张謇的卓越见识和非凡本领“不禁令人震惊”。宾馆的开创引起了中外有识之士,包括军政要员、外国使者、专家、学者、艺术家等社会名流的极大关注。

1922年,中国科学社第七届年会就在南通召开,梁启超、马相伯、竺可桢、陶行知、黄炎培、丁文江、杨杏佛等学术巨擘名流云集南通俱乐部,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等文化名人,俱在俱乐部下榻。1924年,时任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来南通,张謇在俱乐部设西筵接待。孙传芳席中的一道“华盛顿汤”产生了浓厚兴趣。南通餐

细数新荷出水来(下)

一作一法

石涛说的“一画之法”,或许可以作极为简单直接的理解,即:每一幅画只有一种最适合的画法。好比量体裁衣,因人定制。

这种理解其实也适用于其他艺术门类,无论是文学、音乐、舞蹈,还是建筑、书法。我在接受命题书法创作任务时,常为寻找合适的书体、风格、形式而作多次尝试,很少有如探囊取物般容易的例子。最近接受书写张謇《游归过狼山湾遇雨》一诗的创作任务,读完该诗后,马上摒弃了用自己擅长的草书来书写的打算,先后尝试过用楷书、行楷、行草、汉简来书写,尺幅也试过四尺整张与四尺对开,经过反复比较,最后觉得只有那件以行草意趣书写,体取北碑体行楷的作品,能较好地表达出张謇当时焦急而又复杂的悯农之情。然而两天后的早上,忽又推翻了原先的选择,觉得若按正常形式书写会缺少感染力,诗题既有“遇雨”二字,诗中情感也因雨而起,何不对此作一强调,采用现代书法的某些元素?于是再一次重作。

复古

当浮艳、轻佻、靡弱、工巧蔚为时代之风的时候,就会有人站起来倡扬“复古”。复古是改变局面的方法和途径,目的并非回到过去,凡古皆好,踩着古人的脚印再走一遍,甘心做古人的奴隶。复古的旨义是提倡健康、简洁、质朴、清新、自然的文风,最终目的是世人人心,呼唤美德的回归。